

摩雅傣

季康公浦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摩 雅 傣

季康 公浦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财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2\frac{5}{8}$ · 插页1 · 字数60,000

1959年9月第1版

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8,450册 定价: 0.26元

统一书号: 10061·179

自 容 說 明

這是一個美麗動人的、反映傣族人民生活的故事。

十七年前，一個傣族少婦被活活燒死了，人們說她是琵琶鬼，其實，她只不過因為抗拒頭人叭波章的強姦，才被安上這麼一個惡名。叭波章活燒死了，遺留下一個吃奶的小女兒依萊汗。

解放後，依萊汗已長成了一個美麗的少女。她和鄰村的積極分子岩溫相愛。

頭人叭波章的女兒南英也看中了岩溫。叭波章和石竜帕沙計議，想設法殺死岩溫，以便收回岩溫，好讓他們繼續剝削人民。那麼，首先就得除掉依萊汗。恰好這時流行起瘟疫來了。叭波章便造謠說是依萊汗染的毒，把依萊汗逼走了。

依萊汗的父親也病倒了，剩下她孤零零一個人，回來找岩溫。正赶上人們在準備南英的婚禮，她以為岩溫變了心，絕望之下，便投了河。衝過千仞的岩龍也就立即轉改行學學習去了。

解放軍教化了依萊汗，讓她學習，当了學生。這時，岩溫已是病多長了。反對頭人叭波章妄圖抗拒改革，暗殺岩溫。依萊汗來救治他。兩人又重逢了。但兩心間的惡念並未消除，重逢卻不曾相認。隨后，頭人叭波章罪惡的揭發，他們的誤會消除了。在和平土改的同時，舉行了一男婚。新的生活開始了。

序 幕

残月如钩。

片片乌云流动，不时遮盖着它那淡黄色的微光。

在凄楚的月光下，长形的河谷小坝和那寂寞的傣族村寨隐约可见。

从寨上传来低沉的缅寺①的铙钹声。

婆娑的椰子树影和缅寺的塔尖出现了，再向下便是巍峨的缅寺，有一小和尚在敲铙钹。

寺院在村寨的一端，门前有一条通向原野的路。

路寂静无人。

忽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小黑点。

那黑点在奔跑跳跃着。——原来是一个衣衫褴褛、神色惊慌的妇女。

她象幽灵似地披了一条灰毯子，头发拖在两肩和前胸，并遮盖了脸颊。前后虽然无人，但她仍躲躲闪闪地走着。

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米汗，她是被寨上驱逐到森林中去的——一个“琵琶鬼”②。

当米汗走到缅寺背后时，斜着向村寨走去，她登上篱笆

①缅寺：即佛庙。造型大部仿缅甸建筑样式，当地习惯称缅寺。

②琵琶鬼：傣族地区多恶性疟疾，病人昏迷说胡话。过去由于科学文化落后，往往附会为是一种最恶毒的鬼（琵琶鬼）在作祟。传说此鬼平时如生人，夜晚出去吃人的心。病人昏迷时发出凄厉，说着谁的名字，谁就是琵琶鬼。

上的橫竹，從一叢仙人掌上跳過，直奔一座破舊的小竹樓上去了。

樓下的狗吠了兩三聲。

竹樓門推開了。

一個男子拿起火塘的火把照了一下，他驚得目瞪口呆。

火塘旁一個小女孩被裹在一團破棉絮內哭嚎着。

米汗摸過去，一把抱起正在哭的這個女孩，隨即掀起自己的衣襟，給孩子喂奶。

小女孩的小嘴吸吮着干癟的乳房。

那男子——她的丈夫波依汗急忙把手中的火弄熄；聽了聽四周除了蟲聲以外別的沒有什麼動靜，這才挨近米汗的耳邊說：“你怎么敢回來？”

妻子沒說話，把女孩抱起給她重新調換了另一個乳房。女孩哭了兩聲，又噙住奶頭不吭聲了。

“……要讓寨上人知道了，他們會弄死你的，也會弄死我們全家……”

“不能叫依萊汗餓死，她要吃奶……”米汗撫摸着嬰兒的小頭，流下了眼淚。

門外一陣哭聲、喧嘩聲，接着有狗狂吠了起來。

波依汗急忙跑到小窗洞前向外望去，只見有一條族婦女抱着一個已死的娃娃，從街上奔過；後邊跟了兩三個男人和一個老太婆，他們口中叨念着一些莫解的咒語，一人拿着火把照着路，互相簇擁着向寨外走去。

哭聲和吵嚷聲去遠了。

波依汗說：“又死了個孩子；人家看見你，又要說是你放的鬼了。”

“你也相信我會放鬼？”米汗更痛心了，“不！我不是琵琶鬼，我是人！他們誣害我……”

黑影中他俩面对着面，都流着眼泪，小女孩在她的怀中睡熟了。

“走吧！米汗，回到树林子里去吧！天亮了别人会看见你。”

米汗无奈，只好把女儿轻轻放在火塘边。

波依汗给妻子披上毯子。

米汗舍不得孩子，久久望着她，眼里流出泪水，忽然她从左臂上摘下一只银镯，轻轻给孩子套在小手上，又对丈夫说：“这，留给依莱汗，让她记着妈妈……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！我真怕人看见你！”

“波依汗，要是你心痛孩子，就让我每夜回来一次，给孩子喂喂奶吧！”

“你可千万要小心点！”

波依汗轻轻拉开竹门，看了看灰白的街道上没有人影，连忙使手势叫米汗速走。

米汗裹了灰毯子，象一团黑影似地滚到楼下，急忙向寨外跑去。

刚跑到寨口，就碰到了从邻寨喝醉了酒回来的叭波竜①。

叭波竜打着呵欠，揉着眼睛，踉踉跄跄走着；忽然一眼望见了面前走过的黑影，顿时大喊：“琵琶鬼！琵琶鬼！”随即跑到自己的竹楼上，摘下墙上挂的猎枪，接连打了几枪。

寨上立刻沸腾了：无数火把从各家楼上点燃了起来；还有很多人鸣放枪炮；刚才那个送死孩子的人听到“拿琵琶鬼”的喊声，也加入奔跑的行列里来，并且大声喊着：“我的孩子刚刚死掉，准是这个琵琶鬼把魂带走了！”于是，激起更多人的仇恨，大家喊着：“追呀！追呀！”

①叭波竜：“叭”是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最基层的头人名称，音“pia”。“波”即父亲。“竜”作大解。合起来就是叭大爹。

叭波竟跑在人群的前边，指着緬寺后的小路說：“从这里跑的！”

“追！”有人指揮着，“去几个人赶快截住河沿……”

弯月已經西沉，黑色的原野上遍是火把移动。

波依汗抱着被惊醒的小女儿，站在阳台上张望。——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怎能不心急如焚呢。

忽然在他脚下有响声，他俯身一看，才看清楚：在几棵向日葵的下边躲藏着米汗的身影。

“誰？”

“我……”急促的奔跑使她喘息不已，“他們到处抓我，路口都堵死了，跑不出去了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波依汗还没有想出什么可以掩藏她的办法时，追捕她的人已經跑到跟前了。

“在这里，快来呀！”

火把人群顿时围拢过来。

叭波竟大声吼着：“看你这个琵琶鬼还往哪里跑！”

“把她捆住！”

“把她吊起来！”

“不捆好她会逃走的……”

“小心她变什么妖法……”

米汗浑身战栗着，求饒說：“放了我吧！我不是琵琶鬼！回来看看我的小女儿，喂她一口奶吃……”

“再說什么也不能饒你，你一回来，寨上又死了好几个小孩……”那个死了孩子的女人米爱金哭訴着，“你把孩子还我，你說，把我孩子的魂带到哪里去了？……”

叭波竟捋着胡子說：“不要和她講理了，把她烧死！……”

众人拥过去，米汗悲惨地叫着。

緬寺門口的椰子樹下，堆了一堆干柴。米汗被綁在一個堅樁上，柴堆圍繞着她。

波依汗抱了小女孩跪在頭人叭波竜的腳旁，叩頭求饒。叭波竜翹着胡子理都不理，讓大家点火。

和尚和佛爺從緬寺里蹣跚了出來，雙手合十地念了一聲佛。波依汗最後望了一眼哀號慘叫的米汗，昏厥在地上，手中的小女孩依萊汗大聲哭嚎着，仰臥在地上蹬着小手和小腳……

歌聲起：

象金子一樣的太陽啊！
從東方升起來了；
溫暖了我耕耘的土地；
象銀子一樣的河水啊！
從西方流過來了，
滋潤了我們自幼生長的家乡；
象寶石一樣的草原啊！
從古輩子就是這樣，
牧放着我們成群的牛羊；
可是，我們的生活，
從降生到死亡，
是這樣的悲慘和淒涼……

瘟疫蔓延到我們的村寨，
祈禱和咒語都不能將它抵抗；
份田^①的負擔重啣！
交了官租沒有口糧！

①份田：西双版纳傣族在旧社会时，土地是按戶分配的，分配权为頭人掌握，每戶分得的田地称份田，規定必須向頭人土司上繳官租。

天灾人祸就象两把刀子呀！
刀背上滚过去的日子，
没有欢乐只有悲伤……

歌声中，画面在不停地变化着：傣族人民优美的河坝、水田、成群的牛马和草原；然后是瘟疫横行的村寨；佛寺门前挂着的长长的白紙經幡，和尚、佛爷在念經；傣族男女的頂拜；牛在喘气流涎；猪躺在地上死了；抬着棺材的人群走向原野，把棺材埋了，用米飯撒在坟前喂烏鴉；烏鴉成群地飞了起来，遮住了半个天空；然后是土司和头人騎着大象出巡，土司坐在象背上的轎椅里，漠然接受人民的納貢与献礼；傣族男女膜拜在大象的脚前，低头到地面，双手捧着款錢、谷米、水果和自織的布匹；土司兵鞭打着沒有錢貢不出粮款的老人和妇女；鷄飞狗跳；老人磕着头求饒；国民党的軍隊潰敗到了傣族人民的村寨，搶劫与烧杀；国民党軍隊仓皇逃走；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倒下；五星紅旗升起；雄壮的军乐声；大江流水，波涛汹涌急轉而下，江水曲曲弯弯地流下去；江岸鮮花开放……

字幕：摩雅傣^①（剧名）

字幕：一个发生在云南边疆的故事

街子上的鬧市。人来人往，尽是兄弟民族打扮。

在民族貿易公司的門口，波依汗帶着他的女儿依萊汗，来买东西。这时依萊汗已經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。

波依汗（躊躇地）：“对不起，請問这就是民族貿易公司

①“摩雅”是傣族話“医生”的意思。“摩雅傣”，即为“傣族医生”。

嗎？”

售貨員：“是的，老大爺，您買什麼呀？干麼站在門口不進來。”

波依汗：“這麼說，我沒有弄錯。依萊汗，來！變得真快啊，以前這兒只有幾個緬甸來的擺小攤的，什麼房子也沒有呢！”他咕嚕着，不由自主地去摸了摸桌子和那玻璃的櫃台。

售貨員：“解放啦！往後的變化還要大呢！老大爺，您這還是頭一遭進城吧？”

波依汗：“可不。我們寨子遠，翻山過嶺的，還要走水路呢！”

售貨員：“那是在邊界上吧？往後，我們也要給你們那兒配上售貨員呢！買什麼？您說，我替您找！”

波依汗驕傲地看了女兒一眼：“頭巾，同志，麻煩你找一條米黃色的……”

瀾滄江邊。依萊汗包紮着新買的头巾對着江水，正在映照着自己的面影。

波依汗肩上挑着小包袱等着她；老臉上不知怎麼挂着幾絲淒楚的微笑。

依萊汗跪在江邊興高彩烈地纏着头巾，纏好了解下來，看了看，捏了捏，又重新纏上去。

父親波依汗開口了：“走吧！女兒！你喜欢這顏色嗎？”

依萊汗站起來，跳躍着跟上了父親的腳步，幸福地回答：“喜歡，小依珍前年就戴上這樣的頭巾，也是米黃色的，她十五，比我还小兩歲呢！是她阿媽米愛金買給她的，價錢可比這貴好多。”

波依汗：“是那個和你常坐在一塊紡綫的女孩子嗎？”

依萊汗：“就是她，別人才不肯跟我一塊紡綫呢！就為這，她阿媽還說了她好幾次……”

波依汗臉上掠過了一陣陰影。

女兒依萊汗也覺察到了，她不安地換了話題：“阿爹，城裏真好，什麼都有，那些同志也真和氣，你說解放後頭一回來，那你以前真的來過嗎？”

波依汗（陷入了沉思）：“嗯，真來過。”

依萊汗：“我怎麼不知道？”

波依汗（顯然在回憶着什麼）：“哦！你，你當然不知道，你還沒出世呢！”

依萊汗：“你一個人來的？”

波依汗：“不，不是一個人。”

依萊汗：“和寨上的人一起來的嗎？”

波依汗：“不，和你母親。”

依萊汗（惶惑地）：“母親？你是說阿媽……”

老頭子很難自持了，他低聲地說：“是的，是說你阿媽。她也喜歡米黃色的頭巾。可我們那回沒有買，——沒有錢；我們是空着手走回來的。”

依萊汗：“那麼說，阿媽……她……她活着和平常人一樣……”

波依汗：“是的，和平常人一樣，她是被人誣害成琵琶鬼的……”

依萊汗站住了，有點不相信地拉住了阿爹的手：“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以前你沒說過呀！”

波依汗輕輕地推开了她的手：“算啦！咱們走吧！”

依萊汗：“不，阿爹！快告訴我，誰誣害了阿媽？誰？……”

波依汗不回答。

依萊汗着急了：“以前你老說等我长大了說，等我长大了說，我也不知道你要說什么，現在我可知道啦！是別人誣害了我們，到底是怎么样，你不要再瞞着我了，我已經是个大人啦！”

波依汗：“……嗯，也許……”

依萊汗：“不行，你不跟我說我不走！”她索性撒賴坐下了，坐在河灘上，賭氣地噘着嘴。

波依汗也只好放下小包袱，坐到了女兒的身邊，他痛苦地說：“依萊汗，我的好女兒，阿爹不跟你講，是不願意讓你心里也难过。”老人哽咽了一下，接着用低沉的語調回憶說：“还是十七年以前，你媽剛怀着你的時候，我們欠下了头人叭波竜的官租……”

鏡頭回溯到十七年以前。依萊汗的母亲米汗在河边担水。一匹馬发疯似的闖了过来，叭波竜騎着馬跑到米汗的身边，勒住了馬韁。

叭波竜（捋着胡子嘻皮笑脸地）：“是你嗎？漂亮媳婦？”

米汗瞥了他一眼，害怕地讓开了。

叭波竜：“你家欠的官租不少，你不願意替你丈夫把它还清嗎？”

米汗：“我們开了荒，秋天能还清的，能……”她躲閃着，想繞开叭波竜走过去。

叭波竜跳下馬，色情地逼近米汗說道：“讓我喝一点你的水吧！”

米汗默不作声地把挑着的水坛从肩上歪了歪。叭波竜从她挑着的瓦坛中，喝着水：“真甜！啧啧！真甜！”他扭了米汗的胸部一把。米汗恼怒了，她把另一坛水翻过来浇到叭波竜的头上。

狼狽的叭波竜却順勢把米汗抱住了：“依了我，我免掉

你家的官租和門戶錢①……”

米汗掙扎着，打了他两个耳光。

叭波竜：“你丈夫不会知道的，这里沒有人……”

米汗端起瓦坛，砸碎在他头上。

他跌倒了，撑着身子用一只手指抹着头上的血迹，老羞成怒地吼着：“别以为我真制服不了你！泼妇！咱们走着瞧！”

他跳上馬，狂奔而去。米汗被自己的举动吓住了，呆呆地立在河滩旁。

波依汗的声音颤抖着：“就因为这个，那年秋天，他报复了我們，把我們开的荒田霸占了。”

镜头再度回溯过去：

波依汗正在田中收割。突然，叭波竜帶領了一伙长工，拉了几匹馬，闖过来，夺去了波依汗手中的鐮刀，把打好的堆在一边的谷子装上馬馱。

波依汗哭丧着脸，坐到了地上。

米汗挺着大肚子赶来：“叭波竜，生荒五年才归公，这是我們傣族的老規矩啊！难道我們流的汗还算少嗎？”

叭波竜：“什么老規矩！这是波朗②田，你們不能开！想不上官租嗎？哼！”

①門戶錢：傳說傣族祖先早在远古去朝覲中国皇帝时，路上看見一条牛，他因为爱吃生肉，就顺口說了一句：“这牛肉要能剥下生吃就好了！”話剛說完，牛肉就飞入肚內。朝皇帝时，各族都有人去，皇帝觉得很腥气，問誰吃腥的东西了，众不敢答。皇帝命令大家把胃里东西吐出来看，結果汉族吐的豆腐彝族吐的蕃茄，只有傣族的祖先吐出来的是生牛肉。皇帝因为地被吐脏了，从此每年向傣族收一道稅款名“恩賢朗”，即洗地稅，此錢因系按戶摊派，故称門戶錢，实际上，是剝削人民的一种伪托。解放前，門戶錢一年不止收一次，再加上封建头人层层剝削，从而成为傣族人民生活中一大負擔。

②波朗：即大臣，地位比叭一般头人高。

“官租我們能还清的，这谷子你不能拿！不能！”米汗坚决地拉着馬馱子，“我和你們拼了！”

“装上！拉走！”叭波竜凶狠地打了馬一鞭子，馬儿撒腿跑开了，米汗被拖走了两步，跌倒在地上；裙下一片血迹。

波依汗跑过去，抱住了她：“伤了人啦！伤了人啦！”

米汗披头散发，惨嚎着：“你杀了我吧！杀死我这个快生孩子的女人吧！会有报应的，不会得好死的！天上的披雅大鬼①快降瘟疫下来哟！瘟死叭波竜一家哟！人不得好死，牛也瘟猪也瘟哟！”

波依汗：“你怎么啦？快跟我回家去！”

波依汗搀着米汗回去，一路上留下了点点滴滴的血迹。

波依汗沉痛的声音：“从那以后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天上果然降下了瘟疫。不出一个月寨上人死了好多，猪、鷄也瘟了好多，叭波竜的老婆也得急病死了。叭波竜就說是你的阿媽放的鬼，說她是琵琶鬼。你一生下来她就被赶了出去。有一晚回来給你喂奶，被人看見，活活地烧死了……”

依萊汗滿臉泪痕地抬起了头。波依汗指着她臂上的銀鐲說：“这就是你阿媽留給你的一只銀鐲，是她嫁过来以后紡花織布才买下的这一只……銀鐲……”

波依汗老人的声音嘶哑了。

二

河水奔流着，但是河面却十分平靜。在河的轉弯处，水聚集在一起有如明鏡般的大湖：在它的上面映着蓝天和白云，

①披雅大鬼：傣族相传系天上一种最凶惡的魔鬼。

还有两岸翠綠的高崗和几株棕櫚树。

忽然，前面河岸响起了嘈杂的人声，从相反的方向，順河流下来了一只竹筏。这只竹筏上的四周还綁有栏杆，四四方方的就象一只方舟，在栏杆上貼着紙花和彩綢，竹筏上坐着站着有十几个人，他們敲打着鑼鼓，弹着月琴，还有象脚鼓的声音。竹筏中間，坐着两个戴着紅花的人，一个看来象是汉族的工作干部，一个是邻村的放牛的小伙子岩温，他刚从自治区筹委会參觀回来。寨上的人划着这只竹筏去接他們，以示欢迎。

岩温从別人的手中搶过一只象脚鼓，用手有力地捶着，和大家一起欢乐。

竹筏从轉弯处流来，越来越近了。

岸上，依萊汗伏在父亲的膝上痛哭着，父亲撫摩着她的头說：“依萊汗，你不是說你长成大人了嗎？大人还能这样哭？……”

“阿媽，你死得好冤啊！……”

“不要哭了，阿爹的好女儿，这不是你想了好久的米黄色头巾嗎？你阿媽过去多想要这么一条啊！来！包包好！”

“媽啊！”她仍然痛哭着，“我什么头巾都不要，我要阿媽呀……”

鑼鼓声更近了，竹筏向他們坐的岸边划来，因为这里的河身紧靠着他俩坐的峭岸流过。

“不要哭了！”波依汗哄着女儿說，“船上人听見会笑你……”

依萊汗这时才揩了把眼泪抬起头来，她坚决地說：“我不相信阿媽是什么琵琶鬼，不相信！”

竹筏流近他俩，鑼鼓打得更响了，筏上的人都望着他

們父女倆。

依萊汗喘着氣，也望着竹筏。

筏上的人打招呼說：“鄰村的波依汗，前面發生什麼事了？這樣吵吵鬧鬧？”

波依汗望了望那邊嘈雜的人群回答說：“不知道，好像是頭人叭波竜在那里……”

果然，前面一群人圍着頭人叭波竜和小依珍的母親寡婦米愛金。

米愛金跪在地下，向叭波竜求告：“叭波竜，我們家里實在是還不起賬，連雞蛋都賣光了……”

叭波竜（氣勢汹汹地）：“還不起賬，那你還到市場上去買小豬崽回來？”

米愛金：“那是我兒子，依珍他兄弟得了病，買豬崽來賸佛①用的啊！叭波竜，你就積個陰功，讓我走吧！”

叭波竜：“不行，要我讓你走，你就得把錢還清！買豬崽，哼！給我去他媽的！”

他順手奪過那只捆綁在竹簍中的小豬崽，就丟到河里去了。

米愛金尖叫起來。

竹筏停住了。岩溫把衣裳一脫，就跳到河里，把小豬崽從急流中搶救起來，上岸還給了米愛金。

叭波竜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曼非竜②勞放牛的，你也敢管閑事？”

岩溫擰着褲腳上的水，不甘示弱地挺身向前說：“我是

①賸佛：賸音擋，是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的一種宗教節日，賸佛也就是為佛教做功德獻佛的意思。

②曼非竜：寨名。

曼非竟派去开会参观的代表。这里有毛主席的工作组曹同志来了，有什么事找工作组商量，不能欺负人！”

叭波竟扫了工作组老曹一眼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什么工作组，我不知道。米爱金欠了三年的门户钱，我替她垫了，算是放笔账，不能让她赖了！”

老曹这时也上岸来了，他默不作声看着岩温处理这事，不时点头赞许地微笑。

岩温转身对老曹说：“解放了，我们曼非竟波朗早就免了门户钱了，就是曼赛的头人不听管。这就是曼赛的头人叭波竟。”

老曹（和颜悦色地）：“大嫂，你家欠了叭波竟多少钱？”

米爱金慌忙把小猪崽藏到身背后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算不清了，款钱、门户钱一宗宗算起来比头发还要多……”

老曹（对岩温）：“让她明天到区政府找工作组好了，人民银行正准备发生活救济贷款……”

岩温：“可是门户钱、款钱这是剥削呀！应该废除掉……”

老曹：“这我们以后再谈吧！大嫂子，你今天先回去。有谁欺负你，你可以来找我。我以后各个寨子都要去串的！”

米爱金张皇失措地点着头，看见头人叭波竟站在一边没有什么动静，这才退缩着害怕地走开了。

叭波竟对岩温狠狠盯了一眼，但碍于新来的工作组老曹的面，没敢说什么，只把怒气发泄到旁边站着的波依汗身上：“你站在这里看什么热闹，晚上给我干活去！”说着，他不等回答，就大摇大摆地走掉了。

老曹望着他的背影，思索着点起了一支香烟。

“走吧！”同来的小伙子纷纷地跳上了竹筏，象脚鼓重